

# 俠客夢(雲龍)1

作者: 雲龍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江湖莫

## 第一章：江湖莫

烏蘭寶音一招終●蟒蛇巨襲又接一招終●飛蛇逐日，一招接地一招，攻地是壤薛磊措手不及，刷地一聲，薛磊只覺小腿一陣涼感，早被蓄●月影襲刎了個大窟窿。 沉醉十年俠客夢，狂歌萬里舞飛揚。

噹噹！噹！噹噹噹！聲響不斷，大明湖蘭青橋上方兩人搏鬥(蘭青橋和其二橋梅溪橋、竹韻橋有歲寒三友之稱)。

那二名男子手中劍連擊，一名錦衣少年和青布白衣少年鬥地正兇，那錦衣少年看似十六七歲年紀，青布白衣少年看似較大，有二十出頭，咻咻聲響可知出招甚猛。那錦衣少年名薛磊，蘇州知府郝有太地捕頭，拳法極高，至於那青衣白布少年名烏蘭寶音，蒙古族地第一勇士，劍法直逼明朝地笑傲江湖令狐沖。

烏蘭寶音一招終●蟒蛇巨襲又接一招終●飛蛇逐日，一招接地一招，攻地是讓薛磊措手不及，刷地一聲，薛磊只覺小腿一陣涼感，早被蓄●月影襲刎了個大窟窿。這時薛磊只看著他那血流不止地小腿，一招開天掌擊向烏蘭寶音左胸，似是忘了他那小腿地痛感。烏蘭寶音一個轉身，反手點住天泉穴，薛磊動彈不得，薛磊只覺背部一陣劇痛，雙膝一軟，跪在這蘭青橋之上。「如今我是朝廷要犯，你又想取你烏蘭爺爺地性命，也好，今日就先殺了你，等於斬了知府大人的臂膀。」，烏蘭寶音揮舞銅劍，寒光拓拓，正要下手時遠方一群吆喝聲。「你奶奶的．．．．哼～就當你命不該絕」，待他說完，清兵以團團包圍烏蘭寶音，突然地見一名白衣男子殺來，看似是三十出頭地中年漢子，一招轟雷手接一招紅花千葉掌，力道使地十分恰當，招招攻至烏蘭寶音要害，烏蘭寶音一招柔鋼姿態配鋼拳姿態，接一招潛龍破天擊，擊向掌心，中年男子只覺掌心極痛，趕緊地收招。那中年男子名于千方，清朝從一品武官于督統。

烏蘭寶音哈哈一笑：「萬人之上、一人之下地于督統就這麼點實力？天下地笑話」

「姓烏蘭的！修要張狂，你目無王法，一年前你刺殺恭親王常寧，理應誅殺九族，事後又殺了九門總司鍊子手孟松．．．．實在罪大惡極，一年之間做出如此血案，你就別再逃了吧」

烏蘭寶音半句話不說，一招神行百里，越過一旁小山，又接一招貂虎功，在百里湖面速度極快，那于千方說來輕功也不輸別人，一招全真金雁功同樣在湖面健步如飛。

二人輕功不分高下，二人正在竹林之中爭鬥，啪啪聲不斷響出，那于千方反手一招白蛇吐信，烏蘭寶音左手臂肉裂出三條爪痕，血流不止，想來也有數十來深。打鬥聲傳來陣陣簫聲，藍蝶隨聲起舞，離二人打鬥不遠處，眼見二人早已過了數百餘招，于千方突然地一招三笑逍遙掌擊向烏蘭寶音死裡處打下，突然地于千方只感虎口極痛，因而收招，內功似是渾厚。

「何方高人？內功如此深厚？晚輩沒猜錯這招應是鐵花指？」，這時只見一旁一位身著青衣地老者，白髮蒼蒼，約莫過了一甲子，手拿玉簫。

「好眼力．．．．有見識，想必是于督統吧，這也難怪。人間總恨離別淚、千里孤雲喜相隨、怕問君心何處是、多情無語寄阿誰，唉～老夫孤獨三十年，當年靠一絕技鐵花指威震江湖，如今見閣下出手傷人，因有此一救」，那老者名風不笑，封劍多年，三十年前為名震江湖地北俏鼠。

「原來是三十年前的北方劍聖風不笑？劍如指、指如劍，晚輩可要見見風前輩地鐵花指法，看劍！」，劍光霍霍，咻咻聲響傳出，劍鋒左右擺動，刺向風不笑左臂膀，突然地一招化功大法，化解于千方地幽谷劍術，銅劍有如磁鐵似的，隨地風不笑手掌移動，四處風吹草動，內功似是深厚，砰的巨大聲響，劍掌分離，于千方被內力彈開，想來也有數十尺遠。

「北冥神功？那不是逍遙派地深層武功？好啊！真是天妒英才。在下實在認輸，晚輩武功確實輸您一大截，在下告辭」，那于千方滿身泥巴地狼狽走去。

「多謝風前輩相救」

「不必了．．．．老夫此處不歡迎外客，請回吧。」，烏蘭寶音突然地道：「風前輩．．．．可勞煩您老人家一件事？」，風不笑手舞玉簫，背對便道：

「要我幫你？有甚麼理由說服？」，這時只見烏蘭寶音突然地桐見出銷，舞劍自刎，風不笑突然地一

招無花十三手擊向劍身，銅劍落至地上，噤的聲響發出。

「年輕人．．．你未免太過莽撞，說吧，要老夫幫你甚麼？」

「晚輩想請您收留晚輩的孩子，因為我今日傷了那薛捕頭，他必定會加倍奉還，殺我全家。我不願這孩子這麼小就被殺死，如若我死，能換來那孩子平安，我也值得」，這時風不笑長嘆一口氣

「你做的可真所謂大慈悲呀，既不是不義之事，老夫答應便是，老夫給你一柄彎刀，上方刻一個沖字，你把這柄彎刀放在孩子懷裡，我方可認出他」

「多謝前輩成全了．．．．晚輩家正在這那牛家村烏蘭大宅，今晚三更，就等前輩來到了」。

夜晚，烏蘭大宅中陰風陣陣吹來，烏蘭寶音早已將早上一切事情告訴了他地妻子孤幽蘭。這時突然地後院傳來一聲慘叫聲，烏蘭寶音心裡想著：「來了．．．該來的，還是來了」，孤幽蘭雙手撫住烏蘭寶音地手心，那孤幽蘭看似約莫十七、八歲，臉孔露出慌張神情。

「別出去！蘭兒，帶著孩兒去村外的小山坡，風前輩在那兒等著，快走！」，他一說完，便帶著一柄銅劍走出大門，只見孤幽蘭抱著孩子，淚早已像珍珠般滴滴烙下。

烏蘭寶音此時持著銅劍默默走到牛家村武安街，只見數十名清兵團團包圍。這時只見薛磊和于千芳率領千名清兵，于千方哈哈一笑便道

「你今日插翅難飛了，給我殺！」，一聲令下，清兵舞刀弄槍地殺向烏蘭寶音，突然地一招落花十三劍，紫色劍氣掃向百名清兵，刷啦啦聲響，早已死傷無數。突然地只見孤幽蘭站在遠方，想來兩人也離數十尺

「為甚麼還在這裡？不是叫你趕快到村外找風前輩嗎？」

「不！我不跟你分開，也不跟孩子分開，我不要．．．．」，烏蘭寶音這時將他狠狠推到一旁

「烏蘭寶音！竟敢違抗，放箭！快點放箭，格殺無論！」，烏蘭寶音這時回眼一眸，無數箭支點燃火焰，突然地從她懷中抱起孩子，衝至東門，只見風不笑站在外頭

「我在村外等了良久，不見你到，方才來到村裡」，烏蘭寶音將孩子塞到他地懷中便道：

「快走，清兵要到了，快走！」，這時突然地一箭射穿了烏蘭寶音地心臟，血流不止，烏蘭寶音突然地奄奄一息道：「風前輩．．快．．走，在不．．走，就來不及了，好好．．照顧孩子。」，烏蘭寶音將風不笑推出門外，突然地將東門關上，風不笑突然地流下幾滴眼淚，雙目對著懷中那孩子便道

「孩子！我會將你養育成人。長大以後．．必要為你爹報仇，你以後名字就叫烏蘭鳳，字展之，只盼你有鳳凰般地成就，如鳳凰展翅高飛」。

# 長相思

## 第二章：長相思

烏蘭鳳嘴裡咬著一支菊花，嘴角露出邪邪地笑容，不斷回眸那素衣女子，看似對那女子有所生情。

清 雍正元年，一轉眼也過了二十年了，那烏蘭鳳也早已成人，至今地牛家村，也如同荒村一般。

當年地風不笑，依舊不變，只是臉蒼老了些，唰唰聲響不斷響出，力道說來甚猛，只見一名長髮少年和風不笑過招，那長髮少年出招速度極快，一招轟雷手擊向風不笑左肩，風不笑突然一招神行百遍躍過五尺寬木桌，二人就在這看似十坪大小地屋子裡過招。

那長髮男子便是烏蘭鳳，約莫二十出頭，武功如今也是平庸，如今要比過風不笑確實還差一大截。風不笑突然這麼地反手一掌，力勁到位，烏蘭鳳連人帶桌刷啦啦地跌下，烏蘭鳳突然地迅速站起，拍了拍灰塵，走到風不笑身旁

「鳳兒．．．你跟在師父身旁也有二十年了，是該出去歷練歷練了，師父打算將你送到九華派讓你去學他們地武功，那掌門九華老人是師父地師兄，去到那．．．得好好練功。」

「師父，如果你想讓鳳兒去，鳳兒就去」，烏蘭鳳依舊嘻皮笑臉地，誰也不知他那腦兒又在想那些把戲。

卯時，烏蘭鳳和風不笑個駕一騎馬，日頭也未完全從東邊升起，天空微微深藍，此時可說毫無一絲涼風吹來，二人縱馬上坡，只見三尺外一間小酒館，二人進了酒館

「唉喲！客官這麼早起呀？坐坐坐，客官，喝酒嗎？」，出來地是位白髮老人，帶著廣西口音。這時風不笑道：「不喝酒，難道喝茶？先打上三斤百草藥酒，野豬、麋子、野雞、黃兔各炒兩大盆，快去」

「好哩！小二！先拿上炒牛肉、蠶豆、花生出來給那二位客官配酒。叔老頭給您炒菜去哩！」。

待那小二將牛肉、蠶豆、花生等下酒菜端至木桌時，那烏蘭鳳夾起一塊牛肉送入口中，便道：

「師父．．．你說那九華老人，究竟是啥子來歷？」

「五十年前，中原武林分為東毒蜂、西骷髏、南血祭、北俏鼠、中鐵手，至於那北俏鼠便是為師，那位九華老人稱西骷髏，一招骷髏功，換來春風生、得來兇殘惡，至於東毒蜂便是那摩雲刀、南血祭則為那書五公，中鐵手叫張三峰，早在四十年前過世了。」，待他說完，那叔老頭早已端上一盆盆野味。

兩騎馬騎至蜀山山腳，縱馬上山，騎了一時半刻，騎到半山腰，只見五尺外一間建構宏偉地宅第，大門兩旁石獅眼帶血光、張牙舞爪，朱漆大門，看上去似是威風勃勃，石獅頭頂各立黃旗，隨風飄舞，門頂匾額刻了九華派三個金漆大字，進門只見兩排長櫈，各坐八名藍白布衣地漢子，突然三名漢子齊聲喊道：「走開！九華派可是你們閒雜人等可進來地？」，這時烏蘭鳳突然吆喝地道：

「你們啥子態度呀？誰需要你們那甚麼九．．．什麼的老人來當我師父？要不是我師父，我才不想來呢」，風不笑厲聲說道：「不許無禮！三位好漢，可勞煩你們掌門九華老人出來一下？」

「請稍等一下．．．」，一名漢子走入大堂，不到一時半刻，只見一名紫衣老人走出，那便是九華老人，風不笑突然地走向前道：「師兄．．．這是我跟您說過地，烏蘭鳳，今日特地帶來這，請您收他為徒、教他武功」

「老道．．．看他根骨不錯，也好，老道收他為徒，也對我九華派有利」

「多謝師兄．．．好好練武，知道嗎？那麼我先回去了」，說完便掉頭牽馬，一晃眼，那一騎馬早已遠去。

烏蘭鳳隨著那九華老人走到大殿，那大殿神桌上方立了兩丈來高地神像，那九華老人突然地道：

「老道數十年前已誓不再收弟子，也不在教弟子武功，日後就由江南鶴傳你武功，快去吧。」

烏蘭鳳這時隨著一名黑袍道士進到青陽宮，那九華派源出西蜀青城山，共有四十二宮、六十一院、七神殿，那青陽宮為四十二宮之首。那黑袍道士便是那九華老人口中地江南鶴，約莫三十七、八歲年紀，一來就是打坐，不然就是聽那江南鶴講那些大道理，依烏蘭鳳那頑固個性，他那受得了在那兒

坐上一、兩個時辰？不是那癢，就是這癢，這時烏蘭鳳突然皺了眉，江南鶴突然地問道：

「你皺甚麼眉？」

「喔！我在想．．．當年九華派地祖師爺張三峰為武林天下第一，那可是真的？」

「哈哈～那當然是真的」

「那依剛才師父所說，九華派門徒個個看清紅塵、與世無爭，那麼張三峰為得天下第一，挖空心思，算不算爭強好勝？算不算觸犯門規？」，那「規」字一出口，江南鶴轉身厲聲說道：「強詞奪理、目無尊長，竟敢汗辱祖師爺，罰你助廚十五日。」

來地第一日，打水、生火的事那烏蘭鳳那受的了，只見一名青衣白布道士吆喝道：「快點！在那麼慢吞吞小心我大耳光子抽你！」，那青衣白布道士名錢士卿，約莫二十九歲，為九華派九華六士之一。烏蘭鳳隨手一顆洋蔥，反手一丟，錢士卿一鞭子，力道到位，洋蔥裂成兩半，突然破口罵道

「你奶奶的，竟敢對你錢爺爺出手，看招」，錢士卿反手一躍，鞭子一揮，烏蘭鳳順手推來一茶杯，啪地一聲，茶杯裂成兩半，茶水濺成一地，烏蘭鳳反手一躍，掠過錢士卿頭蓋骨上方，待錢士卿突然回頭出招時嘴裡早被塞了根紅通通地大辣椒，那烏蘭鳳嘿嘿一笑

「請你吃根辣椒」，說來請他吃那根大辣椒還不夠，烏蘭鳳手沾花椒油重重地抹在那錢士卿地臉上。這時只見錢士卿面紅耳赤，錢士卿此時心想：「死小子！敢整你爺爺。」

到了夜晚，烏蘭鳳正躺在木床上，雙眼眯著，突然傳來一陣吆喝聲：「烏蘭師弟！幫我打盆熱的洗腳水來」，扣的一聲，將烏蘭鳳從夢中吵醒。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甚麼為甚麼？師弟就該幫師兄做事，小心我一鞭子抽死你」，那烏蘭鳳嘻嘻一笑：

「對！對！師弟幫師兄打洗腳水是應該地」，此時烏蘭鳳心想：「你想抽我？抽的了嗎你？你有這身功夫，你容易嗎？反正等下讓你好看」。

不到一時半刻，烏蘭鳳端來一盆洗腳水，待錢士卿將雙腳伸進時烏蘭鳳突然地哈哈大笑

「你笑甚麼？還有．．．你這水雖說是熱了，可是，甚麼有一種屎味呀？」

「哈哈～你還真好騙，我打的這盆正是糞水，當然有屎味呀」

「你！你在那兒搞來這盆糞水呀？」

「不瞞師兄說，正是從後方那豬寮打來地」，錢士卿聽聞他如此說突然地一鞭朝他揮去，烏蘭鳳反手一躍過木桌，啪地一聲響，木桌成了兩半，罵道：

「你今晚就別睡床上了！你奶奶的死雜種！死王八！哎呀．．．臭呀，臭死啦，這死小子」，說著時，烏蘭鳳早已遠去。

烏蘭鳳衝出大殿前，向前牽馬

「甚麼九華派？九華六士？分明就是九華六禽，我不會再回來這甚麼鬼地方哩」。

卯時，天早已全亮，昨晚烏蘭鳳才找了間客棧休息了一晚，這時只見一位農夫帶了一網耙子，便靜悄悄地帶走那捆耙子，那傳著白布衫地農夫見烏蘭鳳帶走他那捆耙子便大聲喊道：

「喂！哎呀，我的耙子，還給我呀，小偷呀」

「哎呀！這些耙子就讓我拿去賣啦，賣完了再給你買肉吃啊」，那烏蘭鳳步伐極快，那農夫一股腦兒地連人帶鋤地跌進泥坑裡。

烏蘭鳳牽著馬走到市集，邊喊道：「賣耙子啦！賣耙子啦！一支三兩，買兩支算五兩呀，快來呀」。從卯時賣到正午，說來也只賣出去一兩支，駕著馬至上一次那酒館，至於上次那叔老頭，還在酒館打酒，見烏蘭鳳馬匹而來便放下手邊工作，搶出牽馬。

「呦～你不是上次那位跟一名老者來地少俠？今天一個人來？」

「哎呀～是是是！先打上半斤竹葉青」，烏蘭鳳邊說邊進酒館門內，那叔老頭在外頭喊道：

「小二！拿牛肉、蠶豆出來」。此時叔老頭心想：「這風老頭竟然有這麼個好徒弟？若我書五有這麼地好徒弟該有多好啊？」，原來那叔老頭是五十年前地南血祭，想來也已年過七十，那書五端了半斤竹葉青進到門內

「喝酒！喝酒」，書五擺了個笑臉說到，只見烏蘭鳳咕嚕咕嚕地，半刻時間，將半斤竹葉青全都喝干，不留一滴。

「喂！老頭，算酒錢啦」

「好哩！總共是六兩」，這「六兩」二字出口，那烏蘭鳳突然地站起身板

「六兩！這．．．我今天賣耙子也只賺五兩呀，要不那一兩算了可好？」

「沒錢還敢來喝酒？」，那書五突然地想：「咦？將計就計，不如那一兩少賺無訪，反賺來個好徒弟也說不定？」，那書五突然地道：

「少賺那一兩無妨，可你要答應我一件事兒」

「啥子事呀？只要不是不公不義的事我就做」，那書五摸了摸鬍子便道：「做我地徒弟，跟我好好練功」，烏蘭鳳突然地反手一躍，越過一旁地小窗邊道：「我才不認你這師父」，那書五隨著跳出小窗。

烏蘭鳳和書五二人正在菊花田中追逐著，這時突然地書五面前沖出一男一女，看似都早超過一甲子。

「老金輪！你．．．你幹甚麼呀」，那書五最後一字出口便看了那老者身後地老婆婆，前方那老者姓薩，名無敵，那後方老婆婆姓關，名喚谷蘭。

「哎呀～師妹呀，妳可是年紀越老越美啦，可還真是個花姑娘呀」，那書五最後一字說出那薩無敵便道：「我呸！你奶奶地個老色鬼，這麼多年還想來搶我老婆？要不要臉啊你個老土鱉。」，那薩無敵說的是廣西口音，想必也是川西一帶地人

「放屁！要不是我當年去塞外，是誰老婆還不一定呢！」

「呸！還提當年呀？他是我徒弟，你現在也想跟我搶？」，那薩無敵一說出口在一旁地烏蘭鳳忙地回道

「我．．．我甚麼時候．．．」

「少廢話！看招」，那薩無敵五枚金輪暗器射去，書五腰板一個向低，躲去四枚金輪暗器，那烏蘭鳳提起了自己地包袱

「兩個瘋子．．．慢慢打吧」，他一說完便往天山逃去。

「喂！人都不見了爭個甚麼勁呀？要爭？慢慢爭吧」，那關谷蘭一說完便從一旁離去，這時書、薩二人才就此收招

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跟我爭師妹，也不會把人搞丟啦！」

「明明就是你個死老頭死纏爛打地黏著我老婆還敢那兒囂張？去你的奶奶．．．我去追我地老婆，你去追你地徒弟，那徒弟一看就個傻樣，不要也罷！蘭兒！等等我呀」，薩無敵這時追著那關谷蘭地身後，一晃眼早已跑遠。

烏蘭鳳這時天山山腳，奇比地冷，烏蘭鳳鼻子早已被凍的僵紅，口中吐出陣陣寒氣。

只見數十尺外一名身著素衣地女子，玉手握持銅劍揮舞，寒光拓拓，嗡嗡聲響出，勁足的很，臉蛋看來頗是不錯。那女子舞地劍法微妙微翹，手勁看似不甚麼出力，卻力勁甚大，她使那劍招名喚「冰雪玉雕劍」，共有三十二路，柔如流水、快如北雕，招招攻人要害，招招都以柔、快為主，這時突然地左右擺動，咻咻聲響起，一招冰雪玉雕劍地「劍刺狼心」又接一招「湖上弄琴」，紫色劍氣掃出，氣勢非凡。躲在一旁地烏蘭鳳嘴裡咬著一支菊花，嘴角露出邪邪地笑容，不斷回眸那素衣女子，看似對那女子有所生情。

「那女娃劍法舞得不錯，又長得不錯，就有如那．．．無量山洞地神仙姊姊一般。」，烏蘭鳳心理不斷想著，書五這時站在他地身後跟著看著

「很美對吧？」

「是呀．．．的確很美，武功又好，極品女人。」，那「人」字一出口，只覺後腦勺子一陣麻痛，回頭一看，心裡一驚便道：「又是你這怪老頭！」，那聲音大聲了些，那素衣女子揮劍便道

「是誰？」，那女子聲音聽來柔弱，聽了確實迷人，那書五捏著他地耳朵走了出來，那素衣女子一見是書五便低下身板回道：「五公！」。那素衣女子名為余虞桐，是書五公唯一地女徒弟，廚藝可說是精熟，道道都可抓住那書五地胃口，心思一來也都緊密的很，書五好似對自己有這麼好徒弟、如今又遇到烏蘭鳳，可說得瑟地很。

「桐兒啊，起來啦，什樣？還不想當我地徒弟？」，那書五笑笑說著，烏蘭鳳這時心想

「你這怪老頭．．．想用美色迷惑我。好生惡毒呀，所謂殺人不用刀、索人不見血，你可就是最好的

例子，不過看在這如花如玉的姑娘面上，就免強跟你學學你那些破武功吧」。

「好吧！怪老頭，我今天在這兒就認你這師父了，不過這兒真有點冷，我們進裏頭說說不成」，聽到烏蘭鳳說這句話那書五笑地是直拍手道：

「那個．．．．桐兒，去煮幾樣菜，武功今天又收了個徒弟，開心！開心呀」

「好！馬上就去」，余虞桐笑說著便提桐劍走進那不遠處地小木房，那烏蘭鳳看著她地背影不禁癡笑了起來

「好啦！別再看啦，看這麼多眼還看不夠呀？快走吧」，這時見得烏蘭鳳隨啞了聲便隨著書五地腳步走去。

過不一會兒，那木桌早已擺滿一道道菜餚，那書五深深聞了桌下那用木鍋裝著地湯，香氣撲鼻而來，那書五正要盛再碗中時那余虞桐喊道

「五公！還不能吃，你們兩個人，誰猜中那道菜地菜名，誰就能吃那道菜，首先．．．．先來猜猜那鍋湯吧」。那書五回道：「還要猜呀？妳這鬼點兒可真多呀，湯頭為淡紅色，四根雀肉一片鷹肉，我在聞聞．．．．葵、韭、薑、蕓、蔥，嘖嘖．．．．哎呀！我真猜不出來呀！」，那書五仔細看了看湯底便道

「荷葉、花瓣，一定是．．．．甚麼甚麼鷹肉湯囉？」，余虞桐這時撲滋一笑便道：「換你猜啦小兄弟」，她對這烏蘭鳳喚道，烏蘭鳳這時看了看湯頭便道

「這味兒確實奇怪，葵、韭、薑、蕓、蔥，恩．．．．五味湯，靈樞經●五味曾言：「葵甘、韭酸、薑鹹、蕓苦、蔥辛，酸甜酸甜甜辣鹹五味俱全，那靈樞經●五味第五十六回又有言，伯高曰：「五味各走其所喜，酸走肝、苦走心、甘走脾、辛走肺、鹹走腎」。」

「小兄弟學富五車，的確這道名叫五味湯，取名至那部經書，小兄弟，這鍋湯是你的了，吃吧！」，烏蘭鳳湊鼻一聞，那書五說道：「救命呀．．．．那書裡的道理五公我一竅不通，不過！好徒弟，留口給五公喝吧？」，那烏蘭鳳喝了口便道

「那是自然．．．．我也不是貪吃地人，恩！這湯確實不錯，味兒獨特、唇齒留香呀。」，這時余虞桐笑道：「五公不急！再來猜猜」，她指向那盤豆腐球，那書五公聞了聞便道

「豆腐！火腿！絞肉和．．．．豆蔻！這道不就是火腿豆腐嗎？」，那余虞桐笑笑地道：「有這麼簡單？我何必考你們呀？」，這時烏蘭鳳看了看那盤豆腐球便回道：「這盤豆腐球．．．．看似做法是用醬燒，燒完又悶，悶完了又燒，反覆十二次，讓那豆蔻醬和醬油入味，為了不想讓豆腐球太鹹，因而加了些許地紹興酒，提升醬香不死鹹．．．．恩．．．．我猜菜名應是．．．．醬燒玉心，豆腐如女人心，女人如玉般美麗，玉心引申豆腐而來。」，那余虞桐笑說著說：「答對啦！小兄弟想像力可真豐富，這道醬燒玉心，依舊歸你」，那書五吞了吞口水便道

「留幾球給我吃！留幾球給我吃！」，那烏蘭鳳夾了一球到那書五地碗裡

「快吃吧！看你可憐兮兮地」

「哈哈～我就知道你會可憐我五公沒東西吃」，那書五笑嘻嘻地一口將豆腐球吞到肚子裏頭。

這時余虞桐說道：「好吃吧？」

「當然好吃，五公就怕妳離開我身邊，沒人煮好吃的菜給五公吃啦」，那書五摸著肚皮說著

「先吃吃包子吧，等等再猜如何？」，那書五和烏蘭鳳看向那堆積如山地包子，那書五便道：「不就是一般地肉包子嗎？不吃不吃！」，那余虞桐嘟嘴便道

「五公呀！倘若是一般的包子我乾脆到市集買不就得了為何還得自己做？你都不知道人家做了多久？」，烏蘭鳳一聽得余虞桐如此說便伸手拿起一顆包子送入口中

「五公！這包子確實跟一般包子不同呀．．．．她地包子有加麻醬．．．．只吃得肉香中帶著麻香，卻吃不出醬毛味兒，這包子可好吃啦」，那書五聽了便拿起一顆包子，吃了一顆又接一顆

「呵呵．．．．桐兒呀，五公方才的話，收回了！都收回了，確實好吃」，書五呵呵笑道，那余虞桐便道：「那是當然，這包子我確實是有加麻醬，卻不出醬毛味兒，一但出現醬毛味兒這包子便失敗了。」，說完又道：「既然．．．．都吃過包子了，那就繼續吧，吃鹹的總配點甜得比較好，來猜猜這鍋湯是啥名？」，她比向那用木鍋裝著地紅豆湯，紅豆湯上方浮沉幾片茱萸和幾顆酸梅，那書五自信滿滿說道：「這道叫做紅豆湯圓湯！」，余虞桐微笑道

「五公呀！你．．．．又猜錯啦，小兄弟，換你猜猜？」，那烏蘭鳳看了看那鍋湯便道：「茱萸、紅

豆．．．兩個都代表思念，酸梅．．．．這道我確實也猜不出來。」，那余虞桐哈哈笑道  
「終於是把你們倆給考倒了，猜不出來．．．．那不好意思，我這鍋湯，就得倒掉囉」，余虞桐這時將紅豆湯端起，那書五急喊道：「等等！你也不把名字講出來，就倒掉，不服不服！」

「這鍋湯叫做．．．．花梅樹下故人歸！」，這時書五喊道

「救人呀！妳取這都是些啥子名字呀？不好玩！不好玩呀。」，這時余虞桐將紅豆湯擺回木桌急道  
「好嘛！五公、小兄弟，不鬧你們啦，快吃吧」。這時書五和烏蘭鳳二人聽到余虞桐說這般話後便動起筷子，二人可說得狼吞虎嚥還不過分。

吃完那頓飯後，那烏蘭鳳獨自一人坐在天山山崖上方，這時穿一身素衣地余虞桐走到他地身旁便跟著坐了下來，問道

「在想些啥子呀？甚麼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這兒？」，烏蘭鳳這時應道：「沒事．．．．只是我離開風爺爺這麼久了，也不知道他如今老人家甚麼樣了，我出生到現在，完全沒看過我爹爹和我娘親，也不知道他們現在在那兒？」

「風爺爺？風不笑？北俏鼠風不笑嗎？原來他是你爺爺，嗯？對了，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！你叫甚麼名字呀？」，這時烏蘭鳳回道：「我叫烏蘭鳳」

「烏蘭鳳．．．．人中之鳳，我叫余虞桐」，這時烏蘭鳳起了身子便道：「我先去練功了，對了！我爺爺將我送到九華派時送我一支玉簪，我是個男人，也用不到這種東西，不如送給妳吧。」，他這時將玉簪插在余虞桐地烏麗黑髮之中，只見那余虞桐兩頰一片暈紅

「其實妳這樣笑挺好看的，戴上這玉簪確實又是好看許多！更何況妳這種臉兒不適合生氣，就這樣．．．再見」，說完便往身後跑去，這時余虞桐拿出鏡子照了照便道

「我真的．．．有他想的這麼美嗎？」，她這時嘴角微微上揚，看了看那如青玉般地玉簪，自己地纖纖玉手便將她那髮上地玉簪摘了下來，看了看便道

「這玉簪肯定價值不凡．．．」，余虞桐這時心裡想著，便站起身子離去了那山崖上。